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

總理關於商人的遺教

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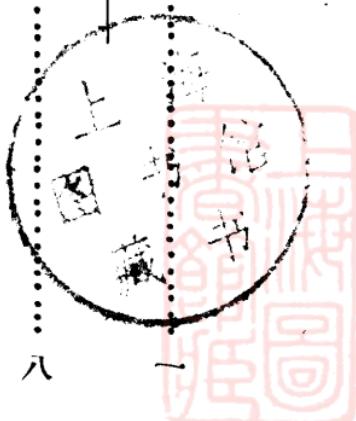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12 9821B



總理關于商人的遺教

目錄

- 一、商民應該與政府通力合作.....
——對廣州商團代表演說詞十三年八月十四日——
- 二、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.....
——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詞十三年一月十四日——
- 三、致商團書.....
——十三年八月十九日——
- 四、銀行最高的信用是「現兌」.....
——對中央銀行開幕訓詞十三年八月十六日——
- 五、帝國主義的禍害.....
——節錄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——



六・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 ······

三二

七・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 ······

三八

八・社會進化由於大多數的利益相調和 ······

四二

——節錄民生主義第一講——

九・貨能暢其流 ······

四六

——節錄上李鴻章書——

十・錢幣革命 ······

四九



總理關於商人的遺教

一、商民應該與政府通力合作

——對廣州商團代表演說詞十三年八月十四日

諸君！你們今天來請願的意思，我剛才和各位代表講話，已經很明白了，你們想得回這些槍枝，是很心急的。但是這件事，你們不必擔憂，政府一定是給還你們的！剛才我和各位代表商量，要你們與政府定一個辦法，要甚麼時候可以給還，要經過甚麼手續才能夠給還，這都是要大家相商量的。以後你們的代表和我派的代表，商量一次或者二次，商量妥當之後，對於這個問題解決了，那便可以把這些槍枝給還你們。現在你們要知道，爲甚麼原因政府要扣留你們的槍枝呢？你們現在很心急，以爲很艱難辛苦，費許多錢財才得這些槍枝，聞得被政府扣留得不到手，便慌得不了，要明日罷市，交涉這批槍枝，這便是你們不講道理，這不是正當辦法。罷市這件事，是你們商人很吃虧的，是不得已之後才可以做的舉動。今日你們來請願，我親自出來見你們，和你們商量辦法，

你們又何必要心急呢！又何須乎罷市呢？這件事本來應該要你們團長來講話，才可以明白的；但是你們團長不到，所以你們要明白爲甚麼政府要扣留你們的槍枝的道理。你們聽了我的話，明白了這件事的道理之後，回去講到大家知道，都要心平氣和，來互相攷究這個問題。決不可感情用事，從中鼓噪，擾亂大家的治安。

政府對於這批槍枝的疑點，第一是你們團長前幾日到軍政部領一張護照，聲明這幫槍枝，最快也要四十日之後，才可以到廣州，所以那張護照的用場，當然要四十日才生効力，現在這些槍枝，忽然在四十日之內便到了；領護照的時候，你們團長並且聲明裝槍的船，才在外國動身，現只有四日便到了；槍到的時候，又鬼鬼祟祟，私下和李福林交涉，許他二百枝駁壳做酬勞，叫他替你們起槍；李福林不肯私相授受，沒有答應你們，又私向江防司令部交涉，拜託滇軍，要滇軍用寶璧兵輪去替你們起槍，政府事前毫不知道，所以便制止寶璧的行動。依我看來，你們既然領了軍政部的護照，是很正式的，爲甚麼要暗中到處拜託人，給人家槍枝，想私自起卸呢？這件事不能不令政府懷疑，我想你們團長的用心，一定是以爲這些槍枝，如果這次能私自起卸，便不用軍政部的護照。

，而且對你們也要蒙騙，說那些槍枝還沒有到廣州，等到四十天之後，第二批槍枝到了，然後才用軍政部的護照，才對你們說槍枝是到了。他們這次所運的槍，就是頂包，現在頂包已經是穿了，因為這個原故，政府便要查究。第二是你們所買的槍之外；更有其他許多槍，究竟是甚麼人的呢？政府現在扣留那隻船，是要查明甚麼人來偷運這麼多的槍枝？這樣多的槍枝，究竟是甚麼來歷？還有第三個疑點，就是你們現在要領槍枝的商團軍，只有一千多人，這次所買的槍，有八九千枝，這樣多的槍，又有甚麼用處呢？還要交到甚麼人呢？現在你們急於要槍，如果槍不能要到手，便想罷市，來要挾政府。若是真做這件事，便是你們上了當；便是你們不明白道理！你們大家要知道這批槍枝是頂包偷運，現在被政府查出扣留，你們應該要責問這件事的經手人。槍枝的護照，既然聲明四十日後方能夠到廣州，現在只有四日便到了，你們代表說是不知道運船開行的時期，但是一百多萬元的槍枝，不是小事，那有事前不知道到廣州時期的道理呢？其中顯然是另外有人，借你們商團的招牌來偷運槍枝了！現在偷運不成，槍枝已經是被政府扣留，他們又想借你們商團來恐嚇政府。你們知道人民裏頭有士農工商，都是擁戴政府，現

在你們商人不許政府有一點機會來查究，便要罷市，這便是野蠻不講道理！政府對於這種偷運槍枝，一定是要查究的。將來查明之後，水落石出，如果真是你們的，便交還你們；如果外國另外再有一幫槍枝運來，那批槍枝才真正是你們的，那麼，現在不是你們的槍枝，政府自然要沒收。剛才你們代表對於護照上時間的解釋說：『船行的快慢，沒有一定，所以到廣州的日期，便不能一定』，但是相差太遠了，恐怕說不過去。

況且對於第二層，在你們所定的槍枝之外，還有甚麼人的槍枝，便不能不查究。究竟這些多出來的槍枝，是不是吳佩孚私運的，或者是陳炯明私運的呢？抑或是土匪私運的呢？所以對於第一層，護照的時期和槍枝到岸的時期，不相符合的疑案；第二層你們商團所買的槍枝之外，另有許多槍枝的疑案，政府都是非查明不可！要查究這件事，不是一天可以得結果的，將來查明妥當之後，把你們的槍枝交還，不是一定要沒收的，你們大家要安心等候。總而言之，這件疑案，經政府查明之後，如果知道你們不是要利用這些槍枝來打政府，政府一定把槍交還你們；如果知道你們利用這些槍枝來打政府，那麼政府為自衛計，便不能把槍枝交還你們，祇有和你們決一場勝負了。本大元帥很想和

你們商團聯絡的，很想要你們做手足的，今日你們大家來請願，我非常的歡迎；而且得到這個機會來與你們大家講話，我更加歡喜！如果你們的首領，沒有野心，不來和政府作對，你們便要和政府合作，一致行動，來維持廣州的治安；但是你們領袖是很有野心的，恐怕你們和政府合作，總是從中作祟，這些種種黑幕，我都知道了，所以今日運槍的黑幕，我更要查究，你們不要以爲今日不得槍，明日就要罷市。總之，政府查究這件疑案，或者是要三日，或者是五日，或者是一兩個禮拜，都不一定，必要等到查明之後，才能夠把這些槍枝交還你們。你們和各位商人，總要安靜等候，不必憂政府把你們的槍枝拿去了；不必庸人自擾，鼓噪暴動。你們要明白經手買槍人鬼祟，他總是想拿你們商團來利用，政府將來一定有很詳細的宣言，把這件事的來歷，說得很明白，讓你們都知道他的鬼祟，現在當查究的時候，對於這次運槍的疑案，如果查明之後，真是沒有別的奸情，有道理來宣佈，讓大家都知道這件事的原委；但是沒有交還槍枝以前，你們總要給政府以時間的機會，讓政府來調查，你們購運這批大宗軍火，事前毫不報告政府，這就是你們商人在手續上已經錯了！

你們知道辦軍火是政府的特權，如果商人可以隨便辦軍火，工人可以隨便辦軍火，農人可以隨便辦軍火，土匪也可以隨便辦軍火，廣東不但是現在要亂，將來更要大亂不止！你們能夠和政府同力合作，一致進行，廣東的亂事便很快可以解決，如果你們商團還要再來生亂，廣東的亂事是沒有止境的。從前因為陳炯明造反作亂，便有客軍到廣東來專橫，如果商人另外作亂，就是商人變成客軍，所以你們回去，還是要安心樂業，等政府把這件事調查清楚，到那個時候，政府或者准你們罷市，你們才可以罷市；如果不等政府查明，現在便去罷市，那便是居心要反對政府，政府便不能隨便了事。你們聽了我這番話之後，決不可心急，一定要安分等候；如果有不明白的事情，很可以派代表來講——最好是派團長來講。你們團長現在忽然辭職，這是很可疑的！本來團長替你們買槍，在手續上不合，被政府扣留，照俗話說：『搗豬要問豬腳』你們應該追問團長。

現在團長忽然辭職，這是顯然心虛，如果不是心虛，又何以不親自來和政府商量呢？現在的政府，是講道理的政府，是文明的政府，不是野蠻的政府——像李準，張鳴歧，龍濟光，莫榮新，陳炯明，一樣。平心而論，你們是不是還要歡迎龍濟光，莫榮新，

陳炯明，的政府呢！試問龍濟光，莫榮新，陳炯明，的時候，你們去請願，他們出來見你們不見你們呢？就這一件事說，你們便應該信仰這個政府，便知道這個政府是很講道理的。這些槍將來查明之後，如無別情，定是要交還你們的；但是你們現在決不可心急，不要鹵莽滅裂來害自己。大家知道龍市之後，你們便不能做生意，這是於你們自己有損，於政府沒有關係的。你們應該要責成團長，為什麼辦事這樣糊塗？追究他的心事，究竟是甚麼用意？如果團長有黑幕，你們便不可聽他的話。現在的政府是隨時見你們的，有甚麼事都可以商量；政府很希望你們商團能夠發達，想培植你們做民治的中堅。今日所扣留的不是槍，是那條船，是扣留丹麥國私運軍火的船。要等到這條船的問題解決了，槍的問題才可以解決。祇要查明這些槍沒有別的黑幕，一定是照數交還你們，此時不必憂心這幾千槍，就要被政府搶去；此時政府不但不想搶你們的槍，如果你們有幾萬商團，政府還可以給你們幾萬枝槍。像現在廣州兵工廠，天天造槍，政府已經下得有命令，教他定價，賣給民團，可見現在政府的用意，是保衛人民的。但是你們如果聽一兩個野心家來利用，來反抗政府，政府當然有政府的辦法，你們當謹慎，不可受人煽動，

上人家的大當！

二、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

——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詞——

十三年一月十四日

諸君！今日商團和警察在此聯歡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盛會。本來商團和警察的責任，是維持治安的，是維持廣州市的治安的。商團和警察都住廣州市，廣州市的治安怎麼樣可以維持呢？商團和警察用甚麼方法去維持呢？商團和警察所能維持的治安，是一部分的治安，是防備宵小的治安！如果國家全體，不能太平，不能治安，商團和警察又有甚麼方法，可以去維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？商團和警察既然有維持廣州市地方治安的責任，就要知道廣州市處在中華民國之內，是甚麼地位？我們要希望全國的治安，可以維持，然後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維持；如果全國的治安不能維持，那麼一部分的地方治安，也是不能維持。廣州市在中華民國之內，從前不過是廿二行省的一個省會，但今



日廣州市的地位，便和從前大不相同。我們要知道是怎樣不同，便要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甚麼時候？和中華民國是怎麼樣成立？中華民國之成立，是由於十三年前武昌起義，武昌之所以起義，是爲革命，是要推倒滿清，創造中華民國，但是中華民國成立至今，雖然有了十三年，全國還是四分五裂，大亂不已，這便是中華民國還沒有創造成功。

大家自己都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總沒有一個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國的遺民，我可以說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人，都肯承認是中華民國的人，大家既然承認是民國的人，便要知道甚麼是民國？便要知道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有甚麼分別？諸君的年紀，大概都在二十歲以上，十三年以前的事，自然記得很清楚，用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來比較，中華民國是怎樣造成的？大家自然記得是用革命手段，把清朝推翻滿帝消滅來造成的。今日既是民國，顧名思義，大家便應該知道何以叫做民國呢？民國是和帝國不同的，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，民國是由全國的人民作主；帝國是家天下，民國是公天下，好比做生意，帝國是東家生意。民國是公司生意；公司生意賺了錢，股東都有份；東家賺了錢，只有一個人享受。所以從前清朝是家天下，現在民國是公天下，這便

是民國和帝國的分別。民國已經過了十三年，大家應該明白這種分別。

現在民國的景象，還是在分裂之中，到處都有戰事，這十三年以來，沒有一年可以得太平，爲甚麼到了民國不能太平呢？是不是民國不如帝國呢？如果民國真是不如帝國，大家又何以要承認是民國的人，以做民國的國民爲光榮，以做帝國的遺民爲恥辱呢？

論起道理來，民國比帝國公道得多，民國的國民比帝國的遺民光榮得多。我們中華民國是否成立了呢？本來滿清帝國已經推翻，中華民國的招牌已經掛了十三年，在這十三年中，人民有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呢？實在的說，人民簡直還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，國家還是在變亂的時代，人民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日日受痛苦。何以到了民國，反有變亂，人民反受痛苦呢？反對民國的人，心理上以爲民國不如帝國，現在不如清朝，所以人民在民國所受的痛苦，便要比清朝多，殊不知人民在民國，無形中的地位很高，民國是大家都有的份的，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，便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，再不和清朝一樣，要做官吏的奴隸。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，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，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，所以大家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高的。但是因爲國家沒有方法可以統

一，所以全國便大亂不已，災害頻至，禍患沒有止境。是否人民應該要受這種種痛苦呢？諸君想想：大凡一種災害，一種痛苦，當中必有一個原因，現在民國災患禍害的原因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第一個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老官僚武人，還沒有肅清，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，只推翻滿朝的一個皇帝，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，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，像現在各省的督軍師長和北京的總統總長，都是小皇帝。那些武人官僚，都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，只知道做官。他們的思想，純粹是做皇帝的舊思想，他們有了兵，便胡行亂爲，像袁世凱擁兵最多，便自己稱皇帝。如果擁兵較少的，雖然不敢自己做皇帝，只要有了三五千兵，便想反叛民國，恢復舊制度，那些恢復舊制度的行爲，就是實行專制，就是專制時代小皇帝的行爲。所以說到民國以來，我們革命黨只推翻大皇帝，那些小皇帝還沒有推翻，故民國徒有民國之名，仍受專制之實，這個毛病是在中國革命不澈底，不能像俄國一樣，不能把那舊皇帝的官僚武人，一概肅清。俄國這次革命，經過了六年，現在已經大功告成，他們的人民，有希望可以享幸福。我們的人民，究竟不知道何時才能享幸福。爲甚麼原因呢？是因爲革命功夫還沒有做妥當，還沒有做完全，好像我們

想拆一間舊屋，另外做一間新屋，舊屋的瓦蓋圍牆，都已經推倒了，但是由舊屋留下來的磚瓦木石，還堆積在原地方。沒有完全掃清。所以想做新屋，便無從下手，這便是中國今日的景象。此刻人民處此景象，受無屋可住的痛苦，諸君想想，是何人的責任呢？大家都知道民國是革命黨造成的，是由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以後，便有民國，在武昌起義以前，廣州也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的起義，犧牲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。試想起義的時候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精神，是怎麼樣大呢？因為他們在當時有那樣大的決心，和那樣大的勇氣，故以後的志士，便前仆後起，和滿人奮鬥，推翻滿清。但是滿清雖然推翻，由他留下來的餘毒，還沒有肅清，革命黨本來不能辭這個責任，但是民國是全體國民都有份的，民國成立以後，人民對於國事，都不知道自己去治，自己去理，因為大家都不理，所以那些小皇帝，便乘隙而入，每日招兵買馬，來霸佔民國，弄到真正的民國，至今還無從建設。我們要建設成真民國，諸君也是國民的一份子，應該要担负這個責任！

諸君是廣州市的商團，知道民國十三年以來，廣州是處何等地位呢？廣州在這十三

年之內，當然比清朝不同；今年的廣州，當然比從前的廣州更不同，再過幾日，我們便要在廣州，開一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，爲甚麼要在廣州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呢？因爲十三年以前，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，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，是很光榮的。

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，還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，好比做新屋一樣，必要選定一個好屋基，廣州市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。中華民國雖然經過了十三年，但是從前都沒有建設好，這次在廣州來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，便是想籌備一個新方法，再來建設中華民國，爲中華民國開一個新紀元。這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大希望，廣州歷史上的大光榮！用廣州和武昌比較，可說武昌是創造中華民國開始的地方，廣州是建設中華民國成功的地方。

諸君是商團，今天同警察在一處聯歡，以後商團同警察，要同力合作，維持廣州的治安。警察是政府的機關，商團是人民的機關。今天商團同警察，是正式見面的第一日，也就是政府與人民結合的第一日。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，彼此應該開誠相見！革命黨現在用廣州做策源地，從新建設中華民國，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。故廣州市的人民

，必要同政府合作。同心協力，先把廣州市的政府建設起來，這個責任當然是要諸君担负的。從今以後，商團和警察能不能夠永久合作呢？有甚麼條件可以做得到呢？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只有兩個條件：第一條是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，第二條是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夠最後成功。有此二條件，才可以永久結合，如果不然，便是今日一時的結合，不是永久的結合，何以要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夠成功呢？要諸君信仰，便是要諸君有決心，廣州歷次變亂，商團總是守中立，從前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，商團守中立；陸榮廷莫榮新到廣州來專制，商團守中立；陳炯明掛革命的假招牌，到廣州來造反，商團守中立；這次滇軍仗義討賊，到廣州來打陳炯明，商團也守中立。如果陳炯明再打回廣州，試問商團諸君將何以自處呢？就以往的歷史說，我想諸君一定是把從前的舊文章，再抄他一次，還是要守中立。今天人民與政府結合之後，便不可再守中立，所以第二條件要諸君有決心，要請諸君對於革命有信仰。革命事業，不但在中華民國一定成功，就是無論在那一國，只要革命發生以後，縱然一時不能成功，或者失敗幾十次幾十年，像法國有八十年，美國有八年，俄國有六年，革命到最後總是成功。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來，一個

國家由貧弱變到富強，由痛苦變成安樂，沒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，因為不革命，人民的痛苦，便不能解除。人類何以要革命呢？是要求進步。人類的思想，總是望進步的；要人類進步，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，除去障礙物，便是革命！所以我們要人類和國家進步，便不能不革命；要諸君信仰革命，能得最後的成功。外國的歷史剛才已經講過了，講到中國的歷史，革命也沒有不成功的；像湯武革命，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，當然是成功。不過我們中國的革命，多半是英雄崛起，成功之後，便做皇帝，施行政治，代代相傳，都是專制。成功的幸福，是皇帝一個人獨享，人民總是痛苦。我們今日的革命，是建設民國，成功之後，是請諸君來做民國的主人翁，做公司的股東。所以這次革命，可說是推翻專制，去替諸君謀幸福。諸君對於這種善舉，一定要有信仰，有了信仰，便不必存成敗之見。我們的革命，不是這一次可以決計必成的，或者廣州政府，明日便被陳炯明推翻，也未可知，那麼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？是要相信我們革命，縱然一時失敗，還是可以捲土重來；相信我們革命，最後一定成功！

第一條件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，先要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甚麼事？簡單的說，革命

是救國救民的事，是消除自己災害，爲自己謀幸福的事，爲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。這個道理，便是革命道理；這個革命的道理，是天經地義，萬古不變的。從前專制，是以人民爲奴隸，現在覺悟了，知道大家都是人，大家應該平等，國家是人人的國家，世界是人人的世界，明白這個道理，便知道用革命來求平等，是大家的事，不是政府的事，也不專是革命黨的事。諸君是商團，是有槍階級，也應該担负革命的事。明白此理，以後便不可再守中立。從前爲甚麼守中立呢？在諸君的眼光，或者是怕人繳槍，如果守中立，便可保守那幾枝槍，避禍求福。依我看起來，若是守中立，便不能避禍求福，譬如這次演軍，杖義執言來打陳炯明，爲國討賊，滇軍各將領都有革命思想，到廣州來，是弔民伐罪，和人民表同情的。假若當時諸君同滇軍合作，訂一個條約，不許客軍入境，諸君擔任肅清廣州市內陳炯明的亂黨，要滇軍前進，肅清東江，我想滇軍決不至入廣州市。那麼現在廣州，應該是甚麼景象呢？如果滇軍不入廣州，廣州各商家便沒有軍隊的騷擾，便很治安。但是你們商團一定要守中立，不敢打陳炯明，我是一定要打陳炯明的。所以滇軍便入城，別種散軍也隨之而入，後來又有陳炯明的叛軍，去投降滇軍，當中許

多壞人教渙軍賣煙開賭，所以弄成今日的廣州，烏煙瘴氣。推究此中原因，商團不能辭其責任。諸君毫沒有宗旨，兵來從兵，賊來從賊，現在所受的痛苦，是免不了的。此後商團和警察要守望相助，同心協力來維持廣州治安，便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，信仰革命最後一定成功。我們的勝敗是常事，去年失敗，今年可以成功；今年失敗，明年可以成功；一年兩年失敗，十年百年總是可以成功。革命是人類的覺悟，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，所以造成這種大力量。有了這種大力，便無大力可以阻止；好比有一塊大石頭，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，在中途的時候，試問諸君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呢？革命之成功，就像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腳一樣，一經發動，斷沒有中途停止的。我在三十年前，便提倡革命，當中失敗，總共不下二十次，但每失敗一次，勢力便加大一次。此次在廣州來革命，諸君如果問我可不可以成功，我的答覆是『不知。』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奮鬥。我總是抱定我的宗旨，向前去做；諸君現在不必問我這次革命能不能成功；我要問諸君，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？諸君要有明白的答覆，成功是人民的事，於我沒有關係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，要人民來贊成，如果多數人贊成革命，便可成功。少數人贊成革

命，自然難得成功。我爲革命，始終奮鬥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至成功與不成功，是人民的責任。諸君是人民，當然要擔責這個責任！自今日起，我希望政府和人民，始終同力合作！廣州市的人民，都來贊成革命！

三、致商團書

商團諸君公鑒：陳廉伯所私運之軍火，其一部分爲諸君集資而購者，政府已可承認，行當令省長按照民團條例交給諸君；故對諸君之槍枝問題，已可作爲解決矣。此外尚有二事，必須諸君協助政府以解決之，近日由商團本體，及各方面發現出陳廉伯有極大陰謀，欲藉商團之力，以傾覆政府，而步意國墨索連尼之後塵。此事前一兩月香港、上海、天津、各西報已有訪聞，登諸報章，言之鑿鑿。昨日陳廉伯託香港某西報，著一論說，攻擊政府，頌揚商團者，猶聲聲稱廣州商團，爲法西時地黨，即意大利之資本家頑銅黨也。而外國人亦言陳廉伯確有謀爲不軌之事，聞其中策畫者有外國人，定期八月十四日推翻政府，取而代之，以陳廉伯爲廣東督軍，取消獨立，投降北方。近日陳廉伯派

代表往洛陽勾結吳佩孚，乃用商團名義，此等事實彰彰，中外人民皆知。證以此次慶祝牌樓各對聯之口氣，亦與此事吻合，實已不打自招。此等謀爲不軌之事，竟公然明目張膽而爲之，陳廉伯等之視政府爲無物，於斯可見矣。政府寬大爲懷，不忍株連，故除陳廉伯一人外，分作兩層辦法：其一其知情而悔誤，能自行檢舉者，政府當宥其既往，不事深究；其二倘有執迷不悟，仍欲圖謀不軌者，則責成諸君，自行指出，送交政府懲辦。吾信諸君中大多數爲深明大義，擁護共和之人，必不容有敗類混迹商團中，假借名義而危害政府也。此事關於民國存亡，革命成敗，而本大元帥必當澈底查究者；望諸君切實協助政府，淘汰內奸，使商團與政府能聯成一氣，捍衛鄉邦，翦除殘暴。倘能如此，則本大元帥必倚商團爲手足，視諸君爲心腹；此不獨商團之幸，亦廣東之福也，政府實有厚望焉！茲派祕書林直勉連聲海副官鄧彥華三人爲政府代表來與諸君接洽，以解決以上兩問題，爲常駐商團總所委員，協助諸君整頓商團內部，果能從此銷除反對政府之嫌疑，則省佛二地市內，不需駐紮軍隊，以防不測。而商民更可安居樂業，共享太平，此實人民莫大之利也，惟商團諸君圖之！孫文。八月，十九日。

四、銀行最高的信用是「現兌」

——對中央銀行開幕訓詞——十三年八月十六日——

諸君！今日是中央銀行成立的第一日；中央銀行又是革命政府第一次開辦的一個銀行；所以今日是革命政府第一次開辦銀行的第一日。今日政府要開辦這個銀行，就是政府要經營商業；所以今日又是政府第一次經營商業的第一日。

大家知道這個政府在廣東，現在有許多軍隊，軍餉都是不足，政府因為擔負這樣的軍餉，財政很是困難的！在這樣財政困難情形的時候，政府怎麼樣還能夠發起開辦這個銀行呢？這個銀行之所以能夠開辦，就是因為借了外國資本一千萬；因為有了一千萬的外國資本，這個銀行才能夠成立。我在這個銀行成立的日子，對於軍界和政府，有一種訓詞：今日的軍界和政府，都是很窮，譬如就軍界而言，在前方的許多兵士，都是沒有衣穿，沒有飯吃，就是有了疾病死亡，一切醫藥埋葬等費，都是很艱難的；再就政界而言，如果簽到一宗款項，便拉作軍餉，不但是一切未來的行政事業，因為經費無着，



不能夠發展，就是政府的現狀，尚不容易維持。在這個軍政兩費極拮据的時候，政府還有方法借得外資一千萬，開辦這個銀行，一般軍官和行政官吏，對於這件事有甚麼感想呢？在一般軍官想起來，以爲前方的兵士，沒有衣穿，沒有飯吃，政府還有一千萬來開辦這個銀行，何以不拿這宗款項來支軍餉，救眼前之急呢？在一般行政官吏想起來，以爲現在行政經費無著，職員不能榜腹從公，何以不通挪這宗款項來維持政府的現狀呢？這兩種感想，都是不能夠有的。今天開辦這個銀行，本大元帥在這個開辦的日子，對於這兩種感想，有一種訓詞來解釋。這個解釋是怎麼樣說法呢？比方前方的兵士沒有錢發餉，想拿這批錢去發軍餉，要說明這種感想，我便有兩個比喻，可以引用來對大家講一講：當幾百年前新大陸才發現之後，美國有幾位教士到南美洲去傳教，在一處地方發現一種野蠻人，那種野蠻人還是在漁獵時代，謀生活的方法，沒有到游牧時代，不知道怎麼樣從事畜牧；也沒有到耕田時代，不知道怎麼樣樹藝五穀；更是沒有到工商業時代，像我們現在的從事製造，用金錢來交換貨物。他們獨一無二的生活，祇是打魚獵獸，用魚肉做食料。但是他們的性質很馴良，很講禮貌，一見了那些教士，便優禮相待，非常的

親熱。至於那些教士，是怎麼樣待遇那種野蠻人呢？那種野蠻人是很窮的，又都是很餓的，那些教士沒有別的頂好方法去待遇他們，祇有請他們吃飯。那種野蠻人一嘗到飯的味道，便覺得好極了，比魚肉好吃得多，更覺得很高興。就有許多野蠻人都想要吃飯，問那些教士要飯吃，於是那些教士便把船上帶去的米，都運上岸，送把那種野蠻人。他們得到了米之後，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樣煮，也不知道怎麼樣單獨去吃，那些教士又教他們怎麼樣燒火煮飯。於是他們便把生米煮熟飯的方法，都學到了，喫得也是很有味道了。那些教士又問他們說：『究竟魚肉和米飯，到底是那一種好吃些呢？』他們都答應說：『米飯是好吃得多，專吃魚肉是沒有味道的。』那些教士說：『米是由穀分出來的，你們既是愛吃米飯，便應該知道耕田，怎麼樣去種穀。』於是更教他們怎麼樣下種，怎麼樣耕田，怎麼樣栽秧，怎麼樣生禾結穀和收成的方法。並說我們現在給你們幾包穀種，你們照這種方法去耕種，現在用這幾包穀，在幾個月收成之後，便可以得幾千包穀，便有很多的飯吃。教士給了那幾包穀種之後，便開船他去，那種野蠻人得了那幾包穀種之後，以爲先要耕田播種，然後才能生禾結穀。要等到穀成熟了之後，再然後才能收穀製成。

白米，再然後才可以煮成飯吃。像這個樣子，非幾個月不成功，要有幾個月，怎麼可以等得到呢？於是他們不用那幾包穀做種子，再去耕田，生出很多的穀，便直接把那幾包穀種製米，煮成飯喫了。那些教士在幾個月之後回來，以為原來給那種野蠻人的穀種，此時可以長成幾千包穀，有很多的飯喫了；那裏曉得一回到原地方，到處都是荒野之地，並沒有耕種過。便問那種野蠻人說：『穀種到甚麼地方去了呢？』他們答應說：『我們老早把他喫完了。』我們中國也有一句俗話說：『喫鷄蛋不喫鷄乸。』這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說鷄乸還可以生很多蛋，要是一次把他喫完了，以後便沒有很多的蛋喫。這個中央銀行一千萬的資本，就是穀種，也就是一個鷄乸。如果把這個鷄乸一次喫盡了，以後便沒有很多的蛋喫；把這包穀種一次喫盡了，以後便沒有很多的米喫。我們都是聰明人，我們的聰明無論如何總要高過南美洲的野蠻人，一定明白喫穀種和喫鷄乸的害處。如果不喫穀種和鷄乸，不止用這一千萬，以後便可以賺幾千萬，或者一萬萬，所謂一本萬利，能夠保全這包穀種和這個鷄乸，以後的利息是無窮的。大家都是軍界政界有力量的分子，能夠保護這個中央銀行，就是保全種子，此時能夠保全這一千萬的種子，將來的發達

便未可限量。用這兩件比喩，便是我今日對軍界和政界的訓詞。諸位軍官和一切行政官吏，都是很文明的人，切不可學南美洲的野蠻人，要培植穀種長成許多米，要保護鷄乸生出許多蛋，我們以後便一生喫不盡。如果軍官總是想這個銀行的資本去發餉，民政官吏總想提這個銀行的資本去做行政經費，那便是一次喫完，以後便再沒有希望。

本來銀行事業，對於社會上的經濟關係是很大的；此時中國的銀行事業，對於中外經濟上的關係，尤其是很大。現在一般中國人所辦的銀行事業，都是開小錢店，如果在中國各省，或者是中國對於各國，一次有十萬元的款項，便匯兌不通。好像廣州西關的銀號，本來是很多，假若有錢匯到香港、上海、天津、或者是倫敦、紐約，試問有那一家能夠接收一張單，一次能夠匯通十萬元呢？現在市面上凡是關於大宗款項的匯兌，都是靠外國銀行，外國銀行要許多的匯水和折扣，我們中國人去匯兌，是很喫虧的！我們所辦的這個中央銀行，便與普通的銀行不同，這個銀行在今日雖然是開始營業，但是已經辦好了一種債票，財政部還沒有印成，等到財政部把那種債票印成了之後，寄到倫敦，這個銀行和倫敦匯兌，每次不但是可以匯十萬，並且可以匯幾十萬或者幾百萬。有

了這個匯兌機關，便是中國的銀行界別開生面，有了這個銀行來做匯兌機關，凡是我們廣東的錢，無論是有了多少，要匯到上海、天津、漢口，或者外國的各大商埠，都可以不必經外國銀行的手，便可以不喫外國銀行所定的高匯水和大折扣的虧。並且中國人同中國人交易，利權不致外溢，事事都要方便，這是我們軍界政界和一切農工商界，都是不可不知道的。

我還有第三層意思，就是這個銀行的資本，固然是不小，至於辦理和營業，尤其是很謹慎，都是照極好的銀行規則來進行；並且這個銀行受了政府一種特權，可以發行紙幣，這種紙幣的基本金有一千萬，和從前政府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不同。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，有的固然也是有基本金，但是他們所發行的紙幣之數目，至少也是四倍於基本金。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的紙幣，定章不是四倍於基本金，是照基本金的數目去發行；至於發行的方法，不是直接支軍餉，作行政費，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。那末，我們的紙幣究竟是怎麼樣發行呢？大家知道外國銀行的紙幣之所以有信用，就是因為兌現，普通發行紙幣的方法，就是銀行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，然後人民拿一百元紙幣，到銀行兌

一百元現銀，毫不折扣，這種辦法，就叫做兌現。紙幣因為兌現，所以才有信用。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紙幣的信用，還要高過兌現，這是甚麼說法呢？因為我們發行紙幣的方法，不是『兌現』，是『現兌』。外面普通銀行的辦法，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紙幣，才到銀行兌回一百元現錢，這個銀行的辦法，是人民要用一百元現錢，必須先買一百元紙幣，所以這種紙幣，祇要是在市面通行的，有紙幣便有現錢的抵押，便隨時可以兌現。故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方法，是先有現然後才兌。所以說是『現兌』。因為是『現兌』，並且又有大宗基本金，所以這種紙幣的信用，一定是很高的，一定沒有從前省立廣東銀行紙幣的毛病。

要維持這種紙幣的信用，便要商界工界農界和政界軍界同力來合作，來培植這種鷄乸和穀種的發達便可以生出許多鷄蛋和新穀，這種鷄蛋和新穀，又再可以做種子，再生出鷄乸來生蛋，再長成新穀來做米。這種叢生不絕的生長，是毫無止境的，是毫無限量的。到了那個時候，軍界和政界便不怕窮。工商界和一切人民，便不怕沒有資本，這個銀行更是利益無窮！

社會上既是知道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辦法是『現兌』，政府又極力保護這個銀行，和提倡這個銀行，大家便應該同心協力來維持這個銀行。如果大家都來維持這個銀行，這個銀行的經濟力便可以大發展，中國商場上的經濟力，便不至爲外國銀行所操縱。所以這個銀行之成立，關係中外經濟權力的成敗，大家既是明白了政府開辦這個銀行的意思，便應該維持這個銀行去進行；維持這個銀行去進行，就是維持政府去進行；維持政府去進行，就是維持革命來成功；維持革命成功，就是令貧弱的中國，變成富強。

五、帝國主義的禍害

——節錄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——

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，就是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，我們來解決中國問題，在國民會議席上，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，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，打破了這兩個東西，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，才可以長治久安！軍閥的禍害，是人人所深知的；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，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。譬如就通商而論：這本是兩利的事，但是中外通商

，每年進口貨極多，出口貨極少，進出口貨總是不能抵消——據最近的海關報告，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，這就是中國損失五萬萬；換言之，就是中國由於通商，每年對於外國，要進貢五萬萬。就我們所住的租界而論：租界是什麼人的主權呢？都是歸外國人管理的！中國人住在租界之內，每日納稅買貨以及繳種種保護費，又是多少錢呢？再就貨物在中國內地銷行的情形而論：外國貨物入口，先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，再運入內地，抽百分之二、五的釐金；抽過了百分之七、五之後的貨物，無論運到什麼地方去賣，都不必再抽稅，都可以暢銷。如果有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到四川重慶去賣，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，以後經過鎮江，南京，蕪湖，安慶，九江，漢口，沙市，宜昌，夔府，等處，總有十多處釐金關卡，每經過一個關卡，就要抽一次的釐金。總算起來，經過這些關卡，商家該當納多少稅呢？中國商人因為要免除這種重稅，所以許多商人便請一個外國人出面運貨，說是外國的貨物，每批貨物只抽百分之七、五的稅，便可以了事。中國商人請外國人保護貨物的這種舉動，好比是請保鏢一樣，外國壓迫中國，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，另外更用種種方法，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；不過中國最大

批的損失，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。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，在外國人美其名說是通商；就事實上論起來，何異強奪豪取！更就洋布洋紗而論：當歐戰的時候，本是中國人最賺錢的生意，當時之所以賺錢，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，沒有洋貨來競爭。我這次進吳淞口的時候，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煙筒，多是不出烟，我便奇怪起來，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。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，早已停工，虧本的原因，是由於和洋紗洋布相競爭，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紗，都不能賺錢。當這個時候，假若海關是歸我們中國人管理，我們把進口的洋布洋紗抽重稅；如果在中國所織的布，每疋是值五元的，我們加抽洋布的稅，便要弄到他每疋價錢要高過五元，至少也要和中國布的價錢一樣，然後中國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競爭。這種抽稅的方法，是保護稅法，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。中國現在因為受外國壓迫，不能行這種保護稅法，所以上海紡出來的紗，織出來的布，便不能和洋布洋紗相競爭，便要虧本，紗廠便因此停工；工廠停工，工人自然是失業。當布紗生意極盛的時代，這種工廠在上海之內的工人，至少有十萬人，這十萬人現在因為停工失業，謀生無路，總有多少是餓死的，那些餓死的工人，就是間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和

國際經濟壓迫的影響！中國當革命之初，外國人不知道內情，以爲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，必然是程度很高，不可輕視，所以贊成中國統一；後來查得內情，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，都是愛錢，不顧國家，所以要幫助軍閥，借錢給軍閥，軍閥有了多錢，於是摧殘民氣，無惡不作——像袁世凱借到了大批外債，便殺革命黨，做皇帝；吳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債，便專用武力，壓迫民衆。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敗仗以後，退到天津，本來窮途末路，國民軍本可以一網打盡，戰事本可以結束，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：『長江是我們的勢力，如果你再退到那裏，我們幫助你，你還是很有希望。』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。我說這些話，不是空造的，的確是有證據的，大家不信，只看前幾個月某國人在香港的言論，大吹特吹，說陳廉伯是華盛頓，廣州不久便有『法西斯蒂』的政府發生；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，要商團打政府；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，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。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，由他們的銀行擔保。像這種種舉動，無非要延長中國內亂，他們才可從中取利。像這樣的帝國主義還不打倒，不但在北幫助吳佩孚，在南幫助陳廉伯，就是吳佩孚陳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幫助，中國的禍亂便永遠沒有

止境。外國人初次打敗，中國通商以後，以爲中國很野蠻，沒有用處，想自己來瓜分中國。及遇義和團之變，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人相鬥，外國雖用長槍大砲打敗了中國，但是見得中國民氣還不可侮，以爲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。所以現在改變方針，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，譬如在南方利用陳廉伯，在北方便利用吳佩孚。

六、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書

——輔助世界戰後整頓實業之方法——

世界大戰最後之一年中，各國戰費，每日須美金二萬四千萬元，此中以極儉計，必有一半費於藥彈及其他直接供給戰爭之品，此已當美金一萬二千萬元矣。如以商業眼光觀察此種戰爭用品，則此新工業，乃以戰場爲其銷場，以兵士爲其銷費者，改變種種現存之他種實業，以爲此供給。而又新建以益之。各交戰國民，乃至各中立國民，日夕縮減其生活所需，至於極度，而儲其向日所費諸繁華及安適者，以增加生產此種戰爭貨品

之力。今者戰爭告終，誠可爲人道慶。顧此戰爭用品之銷場，同時閉鎖，吾人當圖善後之策，故首當謀各交戰國之再造，次則恢復其繁華與安適。此兩項事業，若以日費六千萬元計之，只占此戰爭市場所生餘賸之半額，而所餘者，每日仍有六千萬元，尙無所用之地。且此千數百萬軍人，嚮從事於消費者，今又一轉而事生產。則其結果必致生產過多。不特此也，各國自推行工業統一與國有後，其生產力大增，與前此易手工用機器之工業革命相較，其影響更深。吾人欲命以第二工業革命之名，似甚正確。若以其增加生產力而言，此次革命之結果，實較前增加數倍。然則以世界戰爭，而成此工業統一與國有之現象者，於戰後之整理，必多糾紛。今夫一日六千萬，則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也，貿易如是其鉅也，以戰爭而起者，乃忽以和平而止，試問歐美於此世界中，將向何處覓銷場，以銷納戰爭時儲節所贏之如許物產乎。

如當整理戰後工業之際，無處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之貿易，則其工業必停，而投於是之資本，乃等於虛擲。其結果不惟有損此諸生產國之經濟狀況，即於世界，所失亦已多矣。凡商業國，無不覓中國市場，以爲消納各國餘貨之地。然戰前貿易狀

態，太不利於中國，輸入超過輸出，年逾美金一萬萬。循此以往，中國市場不久將不復能銷容大宗外貨，以其金錢貨物，俱已枯竭，無復可持與外國市易也。所幸中國天然財源極富，如能有相當開發，則可成爲世界中無盡藏之市場，即使不能全消費此一年二百十九萬萬之戰爭生產賸餘，亦必能消費其大半無疑。

中國今尙用手工爲生產，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，比之歐美，已臨其第二革命者有殊。故於中國兩種革命，必須同時并舉，既廢手工，採機器，又統一而國有之。於斯際中國正需機器，以營其鉅大之農業，以出其豐富之礦產，以建其無數之工廠，以擴張其運輸，以發展其公用事業。然而消納機器之市場，又正戰後貿易之要者也。造巨砲之機器廠，可以改製蒸汽轆轤，以治中國之道路；製裝甲自動車之廠，可製貨車以輸送中國各地之生貨，凡諸戰爭機器，一一可變成平和器具，以開發中國潛在地中之富。此種開闢利源之辦法，如不令官吏從中舞弊，則中外利益均霑，中國人民必歡迎之。

歐美人或有未之深思者，恐以戰爭時之機器，戰爭時之組織，與熟練之技工，開闢中國利源，將更引起外國工業之競爭。故余今陳一策。可使中國開一新市場，既以銷其

自產之貨，又能銷外國所產，兩不相妨，其策如左：

(甲) 交通之開發：

子 鐵路一十萬英里。

丑 碎石路一百萬英里。

寅 修浚現有運河：

(一) 杭州天津間運河。

(二) 西江揚子江間運河。

卯 新開運河：

(一) 遼河松花江間運河。

(二) 其他運河。

辰 治河：

(一) 揚子江築堤濬水路，起漢口迄於海，以便航洋船直達該港，無間冬夏。

(二) 黃河築堤濬水路，以免洪水之泛濫。

(三) 導西江。

(四) 導淮。

(五) 導其他河流。

(乙) 商港之開闢：

子 於中國中部北部南部，各建一大洋港口，如紐約港者

丑 沿海岸建種種之商業港，及漁業港。

寅 於通航河流沿岸，建商場船埠。

(丙) 鐵路中心及終點，併商港地，設新式市街，各具公用設備。

(丁) 水力之發展。

(戊) 設冶鐵製鋼，并造土敏土之大工廠，以供上列各項之需。

(己) 礦業之發展。

(庚) 農業之發展。



(辛) 蒙古新疆之灌溉。

(壬) 於中國北部及中部，建造森林。

(癸) 移民於東三省，蒙古，新疆，青海，西藏。

如使上述規畫，果能逐漸舉行，則中國不特可爲各國餘貨消納之地，實可爲吸收經濟之大洋海。凡諸工業國，其資本有餘者，中國能盡數吸收之，不論在中國，抑在全世界，所謂競爭，所謂商戰者，可永不復見矣。

近時世界戰爭，已證明人類之於戰爭，不論或勝或負，均受其殃，而始禍者，受害彌重。此理於以武力戰者固真，於以貿易爭者尤確也。威爾遜總統今旣以國際同盟，防止將來之武力戰爭，吾更欲以國際共助中國之發展，以免將來之貿易戰爭，則將來戰爭之最大原因，庶可從根本絕去矣。

自美國工商發達以來，世界已大受其益，此四萬萬人之中國，一旦發達工商，以經濟的眼光視之，何啻新闢一世界，而參與於此開發之役者，亦必獲超越尋常之利益，可無疑也。且此種國際協助，可使人類博愛之情，益加鞏固，而國際同盟，亦得藉此以鞏固。



固其基礎，此又予所確信者也。

欲使此計畫舉行順利，余以爲必分三步以進：第一，投資之各政府，務須共同行動，統一政策，組成一國際團，用其戰爭時任組織管理等人材，及種種熟練之技師，令其設計有系統。用物有準度，以免浪費，以便工作。第二，必須設法得中國人民之信仰，使其熱心匡助此舉。如使上述兩層，已經辦到，則第三步即爲與中國政府，開正式會議，以議此計畫之最後契約。而此種契約，吾以爲應取法於曩者吾與倫敦波令公司所立建築廣州重慶鐵路合同，以其於兩方最得宜，而於向來中國與外國所結契約中，爲人民所最歡迎者也。吾人更有不能不豫爲戒告者，即往日盛宣懷鐵路國有之覆轍不可復蹈也。

當時外國銀行家，不顧中國之民意，以爲但與中國政府商妥，即無事不可爲，及後乃始悔其以賄成之契約，終受阻於人民也。假使外國銀行，先遵正當之途，得中國人民之信仰，然後與政府訂契約，則事易行，豈復有留滯之憂。然則於此國際計畫，吾人不可不重視民意也。

如資本團以吾說爲然，吾更當繼此有所詳說。

七、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

吾國今日之困難，莫不知爲實業不振，商戰失敗，二三十年以來，外貨之入口超於土貨之出口，每年常在二萬萬以上，以爲中國之最大漏卮，遂至民窮財盡，舉國枯涸，號爲病夫，愛國之士，悚然憂之，莫不以發展實業爲挽救之方矣。然實業當如何發展，鮮能探其本源，握其要領者。美國之實業大王駱其化羅曰：『發展實業之要素有四，曰資本也，勞力之人工也，經營之才能也，主顧之社會也。』我中國地大物博與美同，而吾國農產之富，鑄質之豐，比之美國，有過之無不及，彼實業大王所舉發展實業之四要素，勞力之人工，我卽四倍於美國，主顧之社會，我亦四倍於美國，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，才能也。儻吾國得此兩要素，則我之實業發達，不特可與美國並駕，且當四倍於美國也。然則欲圖中國之實業發展者，所當注重之問題，卽資本與人才而已。何爲資本？世人多以爲金錢卽資本，此實大謬不然。夫資本者，乃助人力以生產之機器也。今日所謂實業者，實機器畢生之事業而已。是故資本卽機器，機器卽資本，名異而實同也。儻金



錢果爲資本，則中國富室所藏之金塊，與市面流通之銀元，較之外國所有實不相下也，而何以尚有資本缺乏之憂耶？且此次歐戰，英法二國多輸送金錢於美以易武器，國內悉用紙幣，市上無一金錢；然英法兩國之資本仍多於我也，以彼之生產機器猶存也。由此觀之，迷信金錢爲資本者，可以返矣，儻能知此，則欲解決資本問題，易如反掌矣。其法爲何？曰歡迎外資而已，亦即歡迎機器而已。此回歐戰各國，以製造戰用品而擴張其機器，千百倍於前時，今戰爭停止，其所擴張之機器，已多投閒置散，無所用之。若我歡迎此種製造之利器，以發展中國之實業，正出歐美望外之喜，各國必樂成其事，此資本問題之容易解決者也。至於人才問題之解決，則有二法焉：一爲多開學堂，多派留學生，到各國之科學專門學校肄業，畢業而後，再入各種工廠練習數年，必使所學能升堂入室，回國能獨當一面以經營實業，斯爲上著。然此非十年後不能成功，而當此青黃不接之秋，急須治標，故二爲廣羅各國之實業人才爲我經營創造也，此種人才，經此回歐戰之後，多無用武之地者，在我能羅致而善用之耳。然資本人才二者有解決之道矣，則尤有重要問題者，即在我有統籌全局之計劃，以應付此戰後之良機，利用交戰國之新生

資本熟練人才，公開發展我之宏大實業也。此予於建國方略中，特先草就發展實業計劃一門，我有計劃，則我始能用人，而可免爲人所用也。此計劃已先後載於建設雜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期中，且將繼續刊之，以供國人之研究。予之計畫，首先注重於鐵路道路之建築，運河水道之修治，商港市街之建設。蓋此皆爲實業之利器，非先有此種交通運輸屯集之利器，則雖全具發展實業之要素，而亦無由發展也。其次則注重於移民，墾荒，冶鐵，鍊鋼，蓋農礦二業，實爲其他種種事業之母也，農鑛一興，則凡百事業由之而興矣。且鋼鐵者，爲一切實業之體質也，凡觀一國之實業發達與否，觀其鋼鐵出產多少可知也。美國爲今日世界實業最發達之國，而其所鍊之鋼，每年四千萬餘噸；所治之鐵，每年亦四千萬餘噸；共計所產之鋼鐵，八九千萬噸，以我國較之，所產鋼鐵，不過二千餘萬噸，相差遠矣。我國實業欲與美國之實業並駕，實非有如現在漢治萍之鐵廠三四百所不爲功。然漢治萍一廠，成本已千萬餘矣，今欲多建三四百廠，非有資本三四十萬萬不可，如此鉅資，我國萬難自集，則非借之外人不可。或有疑外人又安得如許之資本，不知所謂資本者，機器也，我欲設此大規模之鋼鐵廠，所需者皆機器與建築之物料而已。我

有所需，則外國機廠加工造作而已。如戰時所需之物料，每日數萬萬，而各國之機器廠亦能供之，如是，則各國若以戰時工作以開發我國實業，所需資本材料，無論至何程度，各國之機器廠無不足以給之也。且我所需者，全在機器，我祇先得一批之大鍊鋼鑄鐵機器，聘就相當之人才，以人才而運用機器，則我之機器亦可以生出無量之資本也。此所謂有者益有，其機器發達國之謂歟？吾國既具有天然之富源，無量之工人，極大之市場，儻能藉此時會，而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才，則數年之後，吾國實業之發達，必能並駕歐美矣。惟所防者，則私人之壟斷，漸變成資本之專制，致生社會之階級，貧富之不均耳。防之之道爲何？卽凡天然之富源，如煤鐵水力礦油等；及社會之恩惠，如城市之土地，交通之要點等，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，悉當歸國家經營，以所獲利益，歸之國家公用。如是，則凡現在種種苛捐雜稅，概當免除；而實業陸續發達，收益日多，則教育，養老，救災，治病，及夫改良社會，勵進文明，皆由實業發展之利益舉辦。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，歸之國民所享，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，甫經實業發達，即孕育社會革命也。此卽吾黨所主張民生主義之實業政策也。凡欲達真正國利民福之目的

者，非行此不可也。

八、社會進化由於大多數的利益相調和

——節錄民生主義第一講——

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：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，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，第三是直接徵稅，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。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，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。從今以往，更是日日改良，日日進步的。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，是些甚麼詳細情形呢？譬如就第一種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，保護工人的衛生，改良工廠和機器，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。能夠這樣改良，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，便極願意去做工，生產的效率便是很大。這種社會進化事業，在德國施行最早，並且最有成效。近來英國美國也是一樣的做行，也是一樣的有成效。就第二種的情形說，就是要把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，都由政府辦理，用政府的大力量去辦理那些大事業，然後運輸才是很迅速，交通才是很靈便。運輸迅速，交通靈



便，然後各處的原料，才是很容易運到工廠內去用；工廠內製造的出品，才是很容易運到市場去賣，便不至多費時間，令原料與出品在中道停滯，受極大的損失。如果不用政府辦，要用私人辦，不是私人的財力不足，就是壟斷的阻力極大。歸結到運輸，一定是不迅速，交通一定是不靈便；令全國的各種經濟事業，都要在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。

這種事業的利弊，在德國明白最早，所以他們的各種大運輸交通事業，老早就是由國家經營。就是美國私有的大運輸交通事業，在歐戰期內也是收歸政府辦理。至於第三種直接徵稅，也是最近進化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法。行這種方法，就是用屢進稅率，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，和遺產稅，行這種稅法，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，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，資本家的入息極多，國家直接徵稅，所謂多取之而不爲虐。從前的舊稅法，祇是錢糧，關稅兩種，行那種稅法，就是國家的財源，完全取之於一般貧民，資本家對於國家，只享權利，毫不盡義務，那是很不公平的。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，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徵稅的方法。德國政府的歲入，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，佔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；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入，在歐戰開始的時候，也到百分

之五十八；美國實行這種稅法，較爲落後。在十年之前，才有這種法律，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，國家的收入，便年年大形增加，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，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，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。歐美各國近來實行直接徵稅，增加了大財源，所以更有財力來改良種種社會事業。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，更是歐美社會最近的進化事業。人類自發明了金錢，有了買賣制度以後，一切日常消耗貨物，多是由商人間接買來的。商人用極低的價錢，從出產者買得貨物，再賣到消耗者，一轉手之勞，便賺許多佣錢，這種貨物分配制度，可以說是買賣制度，也可以說是商人分配制度。消耗者在這種商人分配制度之下，無形之中，受很大的損失。近來研究得這種制度，可以改良，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，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，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。譬如英國新發明的消費合作社，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，歐美各國最新的市政府，供給水電煤氣以及麵包牛奶牛油等食物，就是用政府來分配貨物。像用這種分配的新方法，便可以省去商人所賺的佣錢，免去消耗者所受的損失。就這種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講，就可以說是分配之社會化。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。以上所講的社會與工業之改良，運輸與交通收歸公

有，直接徵稅與分配之社會化，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，便打破種種舊制度，發生種種新制度。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，所以常常有進化。至於這種社會進化，是由於甚麼原因呢？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？如果照馬克思的學說來判斷，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，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，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，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，總是相衝突，不能調和，所以便起戰爭。社會因為有這種戰爭。所以才有進化。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，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，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，消滅商人的壟斷，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，增加國家的財富，更用這種財富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，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，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。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，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，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。像這樣看來，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，增加工人的生產力，工人有了大生產力，便為資本家多生產，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，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，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，不是相衝突。社會之所以有進化，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。社會上大多數的經

濟利益相調和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，大多數有利益，社會才有進步。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，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。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，就是因爲要求生存，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，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。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，是人類求生存，人類求生存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。階級戰爭，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；階級戰爭，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，所發生的一種病症，這種病症的原因，是人類不能生存，因爲人類不能生存，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。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，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，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，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，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。

九、貨能暢其流

——節錄上李鴻章書——

所謂貨能暢其流者，在『關卡之無阻難，保商之有善法，多輪船鐵道之載運』也。

夫百貨者，成之農工，而運於商旅，以此地之贏餘，濟彼方之不足，其功亦不亞於

生物成物也。故秦西各國，體恤商情，祇抽海口之稅，祇設入國之關。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，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；入口抽稅之外，則全國運行，無所阻滯，無再納之稅，無再過之卡；此其百貨暢流，商賈雲集，財源日裕，國勢日強也。中國則不然，過省有關，越境有卡，海口完納，又有補抽，處處斂征，節節阻滯；是奚異遍地風波，滿天荆棘，商賈爲之裹足，負販從而怨嗟！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，豈不難乎？夫販運者，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！以今日關卡之濫征，吏胥之多弊，商賈之怨毒，誠不能以此終古也！徒削平民之脂膏，於國計民生，初無所裨，謀富強者，宜急爲留意於斯，則天下幸甚！

夫商賈逐什一之利，別父母，離鄉井，多爲饑寒所驅，經商異地，情至苦，事至艱也！苦國家不爲體恤，不爲保護，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，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。故秦西之民出外經商，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，而商亦自設保商銀行互相倚恃，國政與商政並興，兵餉以商財爲表裏。故英之能傾印度，扼南洋，奪非洲，併澳土者，商力爲之也。蓋兵無餉則不行，餉非商則不集，西人之虎視寰區，憑陵中夏者，亦商爲之也。是

故商者，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，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，利權皆爲所奪者，其故何哉？以彼能保商，我不能保商，而反剝損遏抑之也。商不見保，則貨物不流，貨物不流，則財源不聚，是雖地大物博，無益也！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，人成之物爲廢物，則更何貴於多也！數百年前，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，何以今富而昔貧，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，爲之轉運也；商之能轉運者，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，謀富強者，可不急於『保商』哉！

夫商務之能興，又全恃舟車之利便。故西人於水，則輪船無所不通，五洋四海，恍若戶庭，萬國九洲，儼同閨闥，闢窮荒之絕島，以立商塵，求上國之名都，以爲租界，集殊方之貨實，聚列國之商氓，此通商之埠，所以貿易繁興，財貨山積者，有輪船爲之運載也。於陸則鐵道縱橫，四通八達，凡輪船所不至，有輪車以濟之，其利較輪船爲尤溥，以無波濤之險，無礁石之虞。數十年來，泰西各國，雖山僻之區，亦行鐵軌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，連接靈速；遇一方困乏，四境濟之。雖有荒旱之災，而無饑饉之患。故凡有鐵路之邦，則全國四通八達。流行無滯；無鐵路之國，動輒掣肘，比之癱瘓不仁。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，豈特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！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

益矣，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，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。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，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，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，亦不能暢我貨流，使我商運也。鐵路先通於關外，而不急於繁富之區，則無以收一時之利，而爲後日推廣之圖。必也設於繁富之區，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，路一成而效立見，可以利轉輸，可以勵富戶，則繼之以推廣者，商股必多，而國家亦易爲力。試觀南洋英屬諸埠，其築路之資，大半爲華商集股，利之所在，人共趨之，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，是在謀國者，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！此招商鐵路之扼要也。故無關卡之阻難，則商賈類出於其市；有保商善法，則殷富亦樂於貿遷；多輪船鐵路之載運，則貨物之盤費輕；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？貨流既暢，則財源自足矣。籌富國者，當以商務收其效也，不然，徒以聚斂爲工，捐納爲計，吾未見其能富也。

十、錢幣革命

竊聞遇非常之變，當出非常之方以應之。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，金融恐慌，而擾

我蒙古，以常情論之，我萬無抵抗之理，在俄人周知之素，而審之熟，故甘冒不韪而行之。我國人皆知蒙古國亡，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，曷若抗俄而爲壯烈之亡，故舉國一致，矢死靡它也。以文觀之，民氣如此，實足救亡，惟必出非常之策，事乃有濟。非常之策爲何？請爲政府及國民言之：

第一、行錢幣革命，以解決財政之困難。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，無過於財政困難。自南北統一後，謀借外債，以救我金融之恐慌，然至今六國之借款無成，若一有戰事，則更復絕望。然則就財政上言之，無論有戰無戰，財政問題之當解決，必不容緩也。文於謀革命時，已注重於此，定爲革命首要之圖。乃至武昌起義，各省不約而同，浸而北軍贊和，清帝退位，進行之順適，迥出意表，故原定方略，百未一施。民國大定後，財政雖困，以爲可以習慣之常理以解決之，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驚國人也。不圖借債無成，而俄禍又起，存亡所關，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應之也。

錢幣之革命者何？現在金融恐慌，常人皆以爲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，其實不然。我之財力如故，而出產有加，其所以成此窮困之現象者，錢幣之不足也。錢幣爲何？不

過交換之中準，而貨財之代表耳。此代表之物，在工商業發達之國，財貨溢於金銀之千百萬倍，多以紙票代之矣。然則紙票者，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爲未來之錢幣，如金銀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而爲錢幣也。此天然之進化，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，是謂之革命，此錢幣革命之理也。其法爲何？卽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幣爲錢幣，而悉貶金銀爲貨物。國家收支，市塵交易，悉用紙幣。嚴禁金銀。其現作錢幣之金銀，祇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，不准在市面流行，如此，則紙幣一出，必立得信用，暢行無阻，財用可通矣。但紙幣之功用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初出時甚形利便，久之則生無窮之流弊，必至歸天然淘汰而後止，此其原因，則紙幣本質價廉而易制，不比金銀之本質價昂而難得，故紙幣之代表百貨也，其代表之性質一失，則成爲空頭票，若仍流行於市面，則弊生矣。而金銀之代表百貨也，其代表之性質雖失，而本質尚有價值，仍可流行市面而無弊。此兩物代表百貨之功用同，而性質不同，故流行之結果有別。昔人因不知此理，故無從設法防其流弊。今吾人旣明此理，則防弊之法無難。其法當設兩機關，一專司紙幣之發行，一專司紙幣之收繳。紙幣之功用，旣爲百貨之代表，則發行之時，

必得代表之貨物，或人民之擔負，而紙幣乃生效力。今如國家中央政府，每年賦稅，應收三萬萬元，稅務處既得預算之命令，即可如數發債券於紙幣發行局，該局如數發給紙幣，以應國家度支；至期，稅務處當將所收三萬萬元租項之紙幣，繳還紙幣銷燬局，取銷債券。如是，發行局於得稅務處之債券時，如數而發出紙幣。此等紙幣，以有人民之負担，成爲有效之紙幣，名之曰生幣。及稅務處於所收稅項如數繳贖債券之紙幣，爲失效力之紙幣，因代表賦稅之功用已完，名之曰死幣。故當燬之也。如收稅之數，溢於預算之數，則贏餘之紙幣效力尚在，可再流轉市面無礙也。以上爲國家賦稅保證所發行之紙幣。至於供社會通融之紙幣，則悉由發行局兌換而出，當紙幣之存在發行局，爲未生效力之幣，或必需以金銀，或貨物，或產業，兌換之，乃生效力。如是紙幣之流於市面，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，貨物愈多，則錢幣因之而多，雖多亦無流弊。發行局發出紙幣，而得回代價之貨物，其貨物交入公倉，由公倉就地發售，其代價祇取紙幣，不得收金銀。此種由公倉貨物易回之紙幣，因代表之貨物去其成效，立即爲死票。凡死票悉當繳交收燬局燬之。如此循環不息，則市面永無金融恐慌之患，而紙幣亦永無流弊之憂，一

轉移間，而全國財源可大活動，不必再借外債矣。如國家遇有非常之需，祇由國民代表議決預備表，如數責成國民擔任，或增加稅額，或論口輸捐，命令一出，紙幣發行局，便可如數發出紙幣，以應國家之用。按期由稅務局收回紙幣，此款便可抵銷，若論口輸捐，每人二元，全國之數八萬萬元，若收金銀，則必無此數；若收紙幣，則必易行。因政府已將已定額先期發出行用，市面泉源，已加多此數，人民或以工取，或以貨易，求之市面，必能左右逢源，非若金銀之祇有此數，一遇減少，必成恐慌。中國人或更埋之地中，外國人必然輸出海外，如此，則緊急正需金銀之時，而金銀因之愈乏，適成窮上加窮，而各國銀業奸商，遂從而壟斷之，人民雖激於義憤，欲報效國家，然而苦無金銀，愛莫能助，徒喚奈何耳！此吾中國現在之境況也。若行錢幣革命，以紙幣代金銀，則國家財政之困難立可抒，而社會之工商事業亦必一躍千丈。由此觀之，紙幣之行用有方，流弊不生既如彼，而利益之大又如此，况值非常之變，非先解決財政問題，必不能言戰，乃有熱血之士，徒責政府之無能，而不爲設身代想，殊不共諒當局人爲難之甚也。當此強鄰侵并，實行瓜分之秋，非徒大言壯語所能抵禦，非有實力之對待不可。是宜政

府與人民同心同德，協力進行錢幣革命，以救今日之窮。在政府當速行立法（一）籌備設立鑄幣局，製出一元，十元，百元，千元，四種之紙幣；五毫，一毫之銀幣，五仙，一仙之銅幣以輸之。其本位可倣日本以金爲定制，出若干之時，便可發命令頒行，限期將市面現金之幣收換，過期有仍用舊幣者，如數沒收充公，並嚴罰其授受之人。（二）籌備設立公倉工廠，以便人民以貨換幣，或以工換幣之地。（三）籌備設立紙幣收鑄局。此各種機關，立法必臻妥善，方可無弊。在人民當一面徧國設立救窮會，鼓吹其道，以助政府實行錢幣革命。此事成功之後，金銀既貶爲貨物，則金銀之出口，毫無影響於經濟界，因我不以此物爲錢幣，縱全國無金銀，我之經濟事業，亦能如常活動也。况我旣行紙幣，則貨財必流通，而工商必大發達，如是我出口貨必多於入口貨，而外貨不能相敵，必有輸其金銀珍寶以爲抵者，金銀一物，我旣不爲錢幣，祇有作爲器皿，或貶外國以供他國之借貸，而我爲債主以享其利子而已。此錢幣革命之結果也。

總之，一經此次革命之後，我之財政，立可活動，百業振興，前途無量，中國幸甚！
！全球幸甚！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9821B



329



日
劉